論語

三

雍也
述而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首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名爾○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聲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者面嚮明也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旣盡而止其篇目則聊擧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聲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

度也 問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 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

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上聲下同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歛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踈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

同人道於牛馬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

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
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居敬是自處以敬行
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
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
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
來○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
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
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
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
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
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
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
故其行必簡○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
非所以處已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
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雙峯饒氏曰敬者
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之在聖
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
以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
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
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問夫子以其

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大
簡乎其意以為簡出於敬則其簡為有本而
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
則其簡為無本而遇事之不免率意而踈略無
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
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
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
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
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
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
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
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
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
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大簡
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
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新安
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
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
易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
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

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略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别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

行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
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
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
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
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
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
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箇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
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禀較之繁

苛瑣細使人難事亦衆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莅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

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扶又反下同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其過之萌瑕纇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仔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

克已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已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不貳過也雲峯胡氏曰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

還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媸赤之反妍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簟反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朱子曰慊於已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

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過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聲）欲（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覺者約

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雙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

是好惡物来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
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上蔡謝氏
日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已之
學也○非子日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
安得還内有私意而至於還怒者志動氣也
有為怒氣所動而還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
還於他人為還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還日此
却是不中節非還也○問不還怒此是顏子
與聖人同處否日不還字在聖人分上說便
小在顏子分上過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
不還聖人無過何待不貳所以不還不貳
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
猶今人所謂願得此如是固嘗如此而今
且得其不如此也所謂守之非化也○
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曾請釋物觸
著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之所之不能
得休歌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
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
怒皆是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
我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

還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爾○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

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論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自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憮於已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謂所謂好學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

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潜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入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處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已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

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問不遷怒魯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 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

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如字子華子華之為去聲下為之同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寛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禄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禄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寛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

是必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曰○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逾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揚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箇不以予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嗇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

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隣里則聖人寬容崇奬廉退之意亦略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華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箇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〇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〇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隣亦義也夫子於赤祿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為請自多與以為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

故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完全端正去聲犧牲也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

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問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為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卻

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犂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

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

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七到反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之域如云入聖域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来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顔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或問顔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爲私欲所汨乎西山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顔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顔子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程

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程子曰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曰間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揚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上聲然無間斷矣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朱子曰顏子猶不

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已私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一之矣純亦不已者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却為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

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彼那私欲挨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軋勤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實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日月違只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已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

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著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外也○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為客作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新安倪氏曰內外賓

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緫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于前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朱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果有決斷都玩反**達通事理藝多才能**雙峯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闊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朱子曰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

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屢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比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

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

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子曰謝氏說得麤若不近聖賢氣象也

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操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在聖人則有

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

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

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

為去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

見之知去聲○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時故也然

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

使者善為己辭此與人為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

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日是豈其本心哉卻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擬方來之變則於轇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朱子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

使君得以南面視已喪大記疾病外内皆掃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義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禀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

已若有取死名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音胡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

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郡羽反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

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在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解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

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顔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顔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顔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顔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日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来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日程子云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理都黑窣窣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顔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問顔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日顔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又日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

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亭以求之則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或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之樂

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
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
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
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南軒張氏
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
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
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
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
知也○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為從
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為無少私欲天理渾
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
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
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
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
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
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
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
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

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查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

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
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
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
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
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
也約禮者言以理撿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
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
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縱恣之意是也博文
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
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
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
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
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
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何益於樂
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
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
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
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雙峯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
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榱題數

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䟽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䟽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䟽水曲肱簞瓢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顔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顔之樂可尋矣○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畫者能進而不欲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音患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

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匱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聲下同）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

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音御之以此朱子曰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說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令自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

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〇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楊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〇問觀其

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曾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茍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茍賤為羞則枉已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不以茍為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峯胡氏曰茍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

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

戰敗而還音旋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與掩同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奔而為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

○謝氏曰人能操平聲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

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朱子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麽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

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疑而字為不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雙峯饒氏曰世

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誠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但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邪○南軒張氏曰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是以

君子敬以持之顚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盖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

習事而識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識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有文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

史也寧野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徇末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

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僞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人據此等人不合當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實不直○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来若順這箇行便是直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言日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

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寘行而已是與遊䰟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

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

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知自得之為樂○知之者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

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
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
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
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饜足蓋猶有嗜
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
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為芻
其曉人又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
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之
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學者苟未至
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
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已耳○雙
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
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
是知之者誠意知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
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雲峯胡氏
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
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
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
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
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

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已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去聲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

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而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請明剛健者自是一撮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撮有病痛者自是一撮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

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臆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外問於入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新安陳氏曰以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遽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已孰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

雙峯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爲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之事仁之心日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程子曰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

於讀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斁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不謂之知乎

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朱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闊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

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朱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又知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

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
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
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
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
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
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
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
而欲避禍而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
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
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
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
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
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
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
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
○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
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
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
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

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為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一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

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閡礙同之患也靜而有常故壽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各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

蔵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
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
有壽之理不可以顔子来揷看如囘之生幸
而免囘亦是有死之理○仁者雖有動之時其
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一時其體只自動○仁
主發生知周事物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
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
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
而不擾之意○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
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
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
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 ○程子曰

非體仁知之深者朱子曰體仁謂人在那仁裏做骨子○雙峯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子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

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㨾物事大抵有兩㨾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㨾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踈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

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知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胷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礙滯故其體

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欲羨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盖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

但人

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

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鄉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註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

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卻不曾變壞但典章廢

墜而已若得入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
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
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
尊孔子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
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
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變
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
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
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
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
一間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
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
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
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
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
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
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
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
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

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箇樸了就上出光采○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箇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修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反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

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為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棱也或曰酒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棱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厚齋馮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木簡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竹皆器之有棱者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

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縁是頓得穩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意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此下及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〇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仲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古況反）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去聲）曉仁

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不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入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予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入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發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峯胡氏

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去聲也畔背音佩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

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得之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

於道也○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顔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顔子之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鐻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

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約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之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

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荅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轔轔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況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宗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矣誓也

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音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

否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也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

衛靈公問陳時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
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
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
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
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
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
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
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
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此
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
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
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
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
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
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
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汙
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
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怳必有過甚之
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為若不合
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

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顔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

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不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檃括語○雲峯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

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雖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

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以舍下一句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朱子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

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

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殖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麤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為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

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而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爲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痿於危反痹音畀冷濕病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為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新安陳氏曰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平聲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

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又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

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音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豔反贍足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

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為無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濟衆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呂說欠就取譬上說恕字分曉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

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日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日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日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日夫仁者立人達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語仁而日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

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為仁便使中天下兩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已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人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已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

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
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回視子貢功效籠罩
之說茫乎無所措手苟志於仁
者是可不深思而静體之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遍反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賢大夫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

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然當是時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推廣餘意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

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
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好
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
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
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
○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
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文
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亦述而
已○慶源輔氏曰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集
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
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之折衷參互討
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
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
故作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
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
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
者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
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

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為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令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沈潛緘默為本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已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有

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已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已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纇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

時人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礲勿令間斷徙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麽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

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䍃邪非僻底事從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修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從義能從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貶以教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

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乎○雲峯胡氏曰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爲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爲大本講學爲實功徙義改不善脩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而始能知其孰爲義孰爲非義孰爲善孰爲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爲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音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

也夭夭其色愉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去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陟略反作着非下同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上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蹶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

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
又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
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
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
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
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
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
○胡氏曰程子以急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
嚴厲上加大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大嚴厲則
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不時在衆入易以
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
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
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
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夭夭聖人燕居容
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間居其
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也聖
人間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
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

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下同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滞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

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係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

是某入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證兆自是恁地○胡氏謂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旣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 新安陳氏曰所之之往也 道則人倫

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知講學力行皆是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歧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

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

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反)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則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飫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卻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

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俱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至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

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柰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

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跡寄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寄乎内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序先後踈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勉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與前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

於藝文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逈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爲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旣粹由是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貫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他鼎反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

為禮禮曲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鄭氏音木匹即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射韝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鴈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

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玩之○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此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啓其爲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大甚爾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口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略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為之發其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勇因而啓發之則其入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顏子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

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識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毋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遍反於色辭者也顏色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乃復告爾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悱而發

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

矣問程子云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朱子曰聖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己朱子曰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安於所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命不足道也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顏子幾平聲於聖人故亦能之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

此看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
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
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
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
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開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
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摸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撑
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衆人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
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
馱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

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
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
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
如小屋收藏器具室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霽則
行潦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
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
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不奈何底意何消更
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
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
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
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
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
消言命矣○厚齋馮氏曰道本於用非獨
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
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
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
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
世惟子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

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之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合兩句互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懼謂

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句

而教之下二句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

不知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卻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

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雙峯饒氏日用之不行是好遯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

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音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過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新安倪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為之執鞭其言本此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去聲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朱子曰上句是假說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士亦有時而可為耳其如義

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裴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 如字下同 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 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 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 如字下同 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决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

則其愼可見○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
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
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味之久否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
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
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而不覺其歎息之

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殆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于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

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慊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是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厚齋馮氏

日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嘆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苦怪反聵五怪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

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徵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雙峯饒氏曰兼此兩句方說得仁字盡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所爾反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

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
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
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蒯聵與輒
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令蒯聵欲
人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議者以為當立
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
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郢立
之斯為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
立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
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著本
心則不仁矣○雙峯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
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
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聵則是忍於抗其父
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峯
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
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
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
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
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

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新安陳氏曰兼諫伐言所以廣其不悔之實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

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君必不為也○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隉杌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

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蒯聵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其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齊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

知夷齊於人紀為有功必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上聲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来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

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而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若吾飯疏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

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顔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来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来○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不動比之顔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顔所樂

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

年已幾(平聲)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上聲)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去聲)而學也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

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為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自以為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俛焉孳孳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非年高德卲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履于憂

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

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

及之也○雲峯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識音式謂不言而自得之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而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詠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舉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

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子僭王其臣皆僭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聲名言者與音余○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

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音滋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去聲學之篤爾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弁連

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論發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論辭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論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論著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

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
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
契合○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惹不著這兩
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
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不知聖
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
則以為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
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
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為生
知者固亦莫拚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
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曰憤與樂
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
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
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
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
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
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
之將
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音扶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

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
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
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
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
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
氏曰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
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
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
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
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
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已此
其所以為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
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辭
故尹氏辨之以為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
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
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
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
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
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峯饒氏
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

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佩)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来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音御)人也(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言表神而出之)○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簒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

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之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如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不曾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語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常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

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為鬼神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

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分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是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反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
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
可耶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
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
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
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
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
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
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
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
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
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
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
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
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為
然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
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
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
亦不能掩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

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已而已與天爲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興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爲斷斷然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聲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及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便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

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正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去聲而進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

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躐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躐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審察之功在我者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一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嚬笑謦欬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未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聖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

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道頹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荄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用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忠信本也朱子曰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識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先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又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識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

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識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鄭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遂處自識得○西山真氏曰四教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文行文行忠信文者學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乎行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顯處尚未能行況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

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已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雲峯胡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朱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

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為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問亡而為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卻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

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
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
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
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
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
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
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
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
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
得意而忘言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
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也若本無一長
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
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爾集
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曰有
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
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
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
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
無以繼則雖欲為有恒不可得之矣○南軒張

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為有已虛而以為盈在約而以為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衆則其為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貧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

入德有門户進德有閫奥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户况敢望進德造於閫奥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爲標準而能以有恒爲入門其庶幾焉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爲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也然盡物取之（絶流而漁）出其不意（射宿）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

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

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至義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之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只是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略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

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次序釋五句蓋不追其既往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潔已以進

斯受之耳與潔與進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唯字全無意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月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

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貼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昭公魯君名稠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

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芈是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誚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爲幸

又可垂教以警夫護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

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爲萬世之法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朱子曰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若不待其

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
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慶
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峯饒氏
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
則已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
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
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勸之**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反**容誠**
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
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平聲**既者焉**
讀者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於
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謹審可知也然若不
待其曲終而遂和之則幾於伐已之能以掩
彼之善矣故必使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
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
其與人為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
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為之也

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容○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

言行去聲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為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為君子之德矣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

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

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之備為之謂為仁聖之

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朱子曰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麽誨人是箇甚麽○新安陳氏日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峯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鼂音潮氏曰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與於

此是終為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　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上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朱子曰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處這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者仁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已者

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蓋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效也○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免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去聲下素行同之辭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

佑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之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峯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于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第十三篇

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傳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

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掩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誄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已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荅媚竈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

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雲峯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鼂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問奢則不孫朱子曰纔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

上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南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聲有不偏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上聲然陰陽合德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

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日此說推得亦好○溫厲之說若直以厲為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然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南軒張氏曰和順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

恭而安也温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温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温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温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 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 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温不見其厲餘皆然 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反 而玩心也 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論語